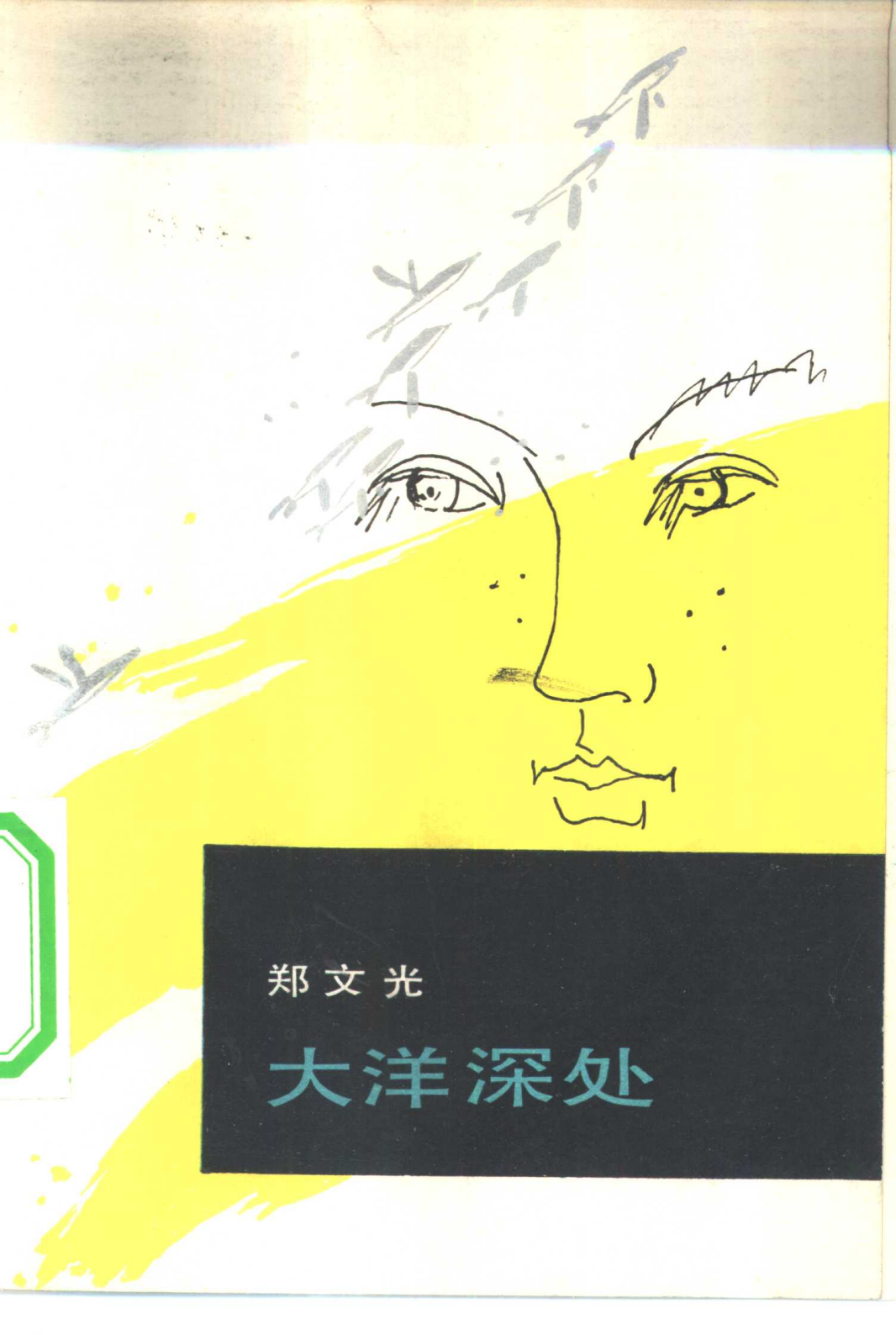




郑文光

大洋深处

大洋深处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 廊内大街 166 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大 〇 三 厂 印 刷

字数 105,000 开本 $7\frac{1}{2} \times 10\frac{1}{2}$ 厘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5\frac{5}{8}$ 插页 2

1981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1981 年 7 月湖北第 1 次印刷

印数 00,001—85,000

书号 10014·3162

定价 0.43 元

目 录

一	来自南太平洋的信.....	1
二	不可思议的故事.....	6
三	两个青年人.....	14
四	北京——惠灵顿航线上.....	21
五	约翰·金斯莱.....	29
六	迎着神秘的海洋.....	37
七	ZG 227 号.....	44
八	第二个玩偶.....	51
九	惊心动魄的一幕.....	60
十	洛 丽.....	68
十一	杜库里人.....	77
十二	疑团重重.....	83
十三	在直升飞机的桨叶下面.....	89
十四	神奇的太阳.....	97
十五	庾家父子.....	104
十六	绿光莹莹.....	111
十七	父与女.....	120
十八	意外的变故.....	128
十九	飞碟浮出水面.....	137

一 来自南太平洋的信

外语学院的女学生庾新翎，哆哆嗦嗦地抓住几张很厚、很结实的书写纸，读着这封用粗大、潦草的钢笔字写的英文信。

夫人：

这封信是跟我的一次难忘的航行交织在一起的。这次航行，大概是永远不会从我的记忆中抹去的了……不过，还是让我从头说起吧。

不久以前，我的拖网渔船在南太平洋追逐一群金枪鱼的时候，捞起了一个奇怪的玩偶。它差不多有一个刚出世的婴孩那么大，不过它既不是橡胶制的，也不是塑料制的，更不是任何金属或合成材料制的。我不知道制造这玩偶的材料是什么东西。我把它放在我的舱房的桌子上。可是，不管我在舱房的哪个角落，总感觉到它的神秘的蓝眼珠子瞅着我……

信纸从庾新翎的手上掉下来了。

这位二十二岁的姑娘，有一种沉着端庄的气韵，常常教一些楞头青的小伙子尽管心里象窝着一团火，在她面前也只好低眉垂目，屏息敛气。然而此刻，庾新翎的脸色比她捧读的这张信纸还要白。

坐在她对面另一张沙发上的，是她的舅舅邝天林。他弯下腰捡起信纸，交给外甥女儿，同时轻声说：

“读下去，读下去！”

舅甥俩，坐在外语学院的会客室里。舅舅是特地从上海赶来的。刚才见面的时候，他说，他是到部里来办点事情，顺便来看看庾新翎。然而，新翎总感觉到，舅舅说话有些闪烁，恐怕他是专为送这封信而来的。她虽然刚刚读了开头几句话，就感觉到，这封信蕴含着一个重大而可怕的秘密。

半夜，刮起了风暴。我惊醒了，抬头一看，这个玩偶似乎笼罩在一团绿色的光芒中。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冲了过来，我们船的一个船员，轮机手皮尔特，闯了进来，嚷嚷道：

“船长，舵……”

话音未落，他看见了那个绿光莹莹的玩偶，冷丁怔住了。他向后倒退，紧紧扼住自己的咽喉，仿佛要遏止一阵涌到他喉头的咯咯声。

骤然，他转身踉踉跄跄地走了。我跳了起来，想抓住他。但是那结实的帆布的水手外套竟然撕裂了，我只抓到一片破布。轮机手的脚步声消失在狂暴的风雨呼啸之中。我披了件衣裳，冲到外面，却意外地发现，我竟来到一个月白风清的世界，渔船在平静的海面漂浮着，刚才的狂风暴雨仿佛只是一场噩梦。

庾新翎停下来，抬起头望望舅舅。邝天林只有四十五岁，却已经显得相当苍老了，瘦骨嶙嶙的身体，背脊有点佝偻；只有一双眼睛，闪着奇异的光，打量着外甥女。

“为什么他要写信给我妈，告诉她这个古怪的故事？”她问道，声音干涩。

“看下去你就会知道的。”邝天林说着，不自然地咳了一声。

“好吧。”庾新翎咬咬嘴唇说。

我巡视了全船。我的船员都在睡梦中，好象什么事情都不曾发生过。只有值班的皮尔特不见了。舵架旁空无一人，舵轮是歪的，似乎经过什么东西猛烈的撞击。

我的轮机手就这样永远不见了。可能他是掉下海去了。在那样大的风雨中，即使象他这么一个老水手，也是难免失足的。我叫醒了几个水手，沿着我们的航道折回去，一直打捞到天亮，连个尸首也没有捞到。为了轮机手的莫名其妙的失踪，我停止打鱼一整天。

我在舱房里听到的狂风暴雨的声音，是真的吗？抑或只是一个梦境？天气又为什么变化得那么突然？难道这里面有什么魔法？

我回到舱房，一眼又看到那个玩偶，安然立在那儿，既没有绿光，也没有其他任何奇迹。我拿起了它。它的蓝眼睛还是紧盯住我。我仔细察看。这玩偶做得十分精致，我实在舍不得把它扔到海里去。但是我想起了皮尔特，想起了他的惊恐的脸和发狂似的举动。我总觉得这个来自海中的玩偶是一个不祥之物。我大踏步走到甲板上，抡圆了手臂，正要往海里扔，猛地感觉到玩偶内部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响动。我呆住了——我当时的神情一定非常可笑。

夫人，里面竟是一封用中国字写给您的信。我把玩偶砸开了，碎片已经返回大海。只有这封信，我觉得有责任寄到您的手上。我不认识那方块的汉字，地址是我一笔笔画下来的。夫人，至今我还一点儿也不明白，这封信、玩偶和暴风雨之间有什么联系。为了这些事件，我的最好的轮机手皮尔特永远消失于人间。

但愿这封信带给您一个吉祥的讯息。

随信附上我、一个南太平洋渔人的良好祝愿。

上帝保佑您。

您的卑微的

John J. Kingsley

“金斯莱，金斯莱，”庾新翎喃喃说道。“这是一个什么人呢？”

邝天林递给她一个信封，说：“他住在斐济首府苏瓦市，大概是个渔船船长吧！”

“另一封信呢？”庾新翎张大美丽的、此刻却十分忧郁的眼睛。“就是写给我妈妈的中文信，从那个玩偶里面拿出来的，是谁写的呢？”

邝天林沉默了一会儿。他的眼神象雷雨以前风云变幻的天空。

“新翎，”他缓慢地说，字斟句酌。“你妈妈去世已经八年了。你们姊弟俩，从小就跟着我长大……唔？”

“我知道。”庾新翎低垂着眼睑说。

“咱们家海外没有亲戚。”邝天林又说，声音更低了。“你想过没有？”

庾新翎默默地点点头。

“你还记得十年前的事吗？那时，你爸爸在‘海远号’上，航行到澳洲去。这艘五万吨的货轮，从悉尼港装满羊毛、铁砂和谷物，开出以后仅三天，就失去了任何讯息……”

庾新翎的脸毫无血色，她颤声说：

“不是派出飞机搜索过吗？后来，证明确实是遇难了。”

“可是当时南太平洋海面上一点儿残骸都没有！”邝天林好象吐出一个沉重的铅球似的，吐出这些话。“没有破船片，没有漂散的货物，没有尸体，甚至没有油渍！‘海远号’是干干净净、彻彻底底地从地球上消失了！”

“难道……”庾新翎的声音勉强听得见。

“是的！当时有的报纸就说，‘海远号’不是沉没了，而是遇上了飞碟。”

庾新翎这么长时间以来第一次抬头望着舅舅。她有点儿猜到这封信的由来了，这反而使她平静下来。虽然，她的内心仍然是那样纷乱，她期待着从舅舅的嘴里跳出一个最骇人听闻的故事。

“唔？”舅舅探索般地定睛瞅着庾新翎，然后，慢吞吞地从怀里掏出一叠折叠着的信纸，脸上闪过一个古怪的笑容。“你不要吃惊，金斯莱从那个玩偶内部拿到、并且寄来给你妈妈的，是你爸爸不久以前写的信！”

一阵天旋地转，一声微弱的叫唤，庾新翎扑的仰倒在沙发上，大口大口地喘气。

二 不可思议的故事

良久，庾新翎才能够展开那几页信纸。

“如萌……”她低声念出妈妈的名字，眼睛就被泪水溢满了。她又想起妈妈病危的那些艰难而痛苦的日子。爸爸遇难以后，她和比她小两岁的弟弟庾新翊，跟着妈妈在广州住。妈妈是个小学教师。可是不出两年，妈妈也逝世了，患的是肠癌。当时小新翎只有十四岁，弟弟十二岁。多亏上海的舅舅来到，料理了丧事，把姊弟俩接走。这段经历在庾新翎心上，好象刀刻一样清晰。

邝天林望着外甥女，眼睛里射出悲切和怜悯的光芒。他困难地说：

“你要……鼓起勇气。”

“嗯。”庾新翎用手背揩拭着泪水，继续往下看信。

如萌，我的妻子：

已经十年过去了。当然，是根据我自己的记录——手表每走二十四小时，我就画一道。我的小本子上已经画满“正”字，昨天算了算，一共七百个“正”字，至少有三千五百天过去了。但是，这样的计算有什么用处！在这儿，我与世隔绝。我几乎放弃了一切和你通讯的打算，虽然我时刻想念着你，和我们的一对可爱的儿女。我有时想，这么活下去还有什么意思？在这海底深渊里，在这四面

是水的牢笼之内……

“什么？”庾新翎失声喊起来。她无法抑制自己再次滚滚涌出热泪。“爸爸！……”她哽声喊道。

邝天林同情地看着外甥女，他想不出再说什么安慰的话。他叹了一口气，站起身来，走到窗户跟前。

也许我应该详细叙述十年来的生活，但是时间显然是不允许的。CU-208机器开动，这是一台生产“催命娃娃”的机器。这种热塑性材料到现在我还弄不清楚它包含有些什么成份，但是这封信一定要在机器停止转动以前塞进去……

新翎放下信，两眼充满惶惑的神色。

“什么‘催命娃娃’？”她悄然地问。

邝天林转过身来，平静地说：

“金斯莱在南太平洋海面，不是捞起一个玩偶吗？”

庾新翎又感到一阵寒栗透过她的身体。

简单地说吧。我被囚禁在这个巨大的海底洞窟里，已经十年了。怎么进来的？我不知道。我的记忆中只留下最后的那次航行，我们“海远号”从广州码头上出发的情景。你一手牵着新翎，一手牵着新翎，在码头上挥舞着手绢。那时候，正是午后四点钟，阳光斜斜地射过来，投射在你的脸上。我记得你的脸色十分苍白。你正犯胃病。我望着你，不知为什么，我觉得今后一生一世可能再也见不着你了。人的预感是很奇怪的东西。我好象正在走向坟墓。是的，我当海员二十年了，哪一次出海也从来没象那一回那样心神不定过。

但是这趟航程一开头却什么也没有发生。我们顺利地把机床和家具运到悉尼港，再装上矿砂、羊毛和羊毛制品，就启程返航了。

我在悉尼港还为你买了一条浅绿色的十分漂亮的羊绒围巾，为新翎买了一件短上衣，为新翎买了一个小电视机。我满怀喜悦，在南半球的秋天和煦的阳光下踏上归程。

事情似乎是突然发生的。我记得那一天，天空非常蓝，只有几缕轻淡得差不多看不出来的云丝。我和休班的轮机长刘松擎坐在后甲板上，喝着茶，一边唠扯着他女儿的婚事。忽然，我听到前甲板有人喊道：“看呐，飞碟！”我猛一抬头，果然，东北方天际有一个隐隐约约的小点子，正在向我们靠近。它在蔚蓝的天空背景上，仿佛只是一个光点，一个亮斑，或者一个讯号。可是，关于这种神出鬼没的怪诞的飞行器的传说是那样多，它的突然出现吸引了全船人的注意。它在天边，白云掩映之间，显得那样轻盈、美好，谁也想不到它会对我们这艘五万吨级的大轮船产生什么危害……

“飞碟！”庾新翎不知为什么，声音低得象耳语一样。她的眼睛发出奇异的光。“在十多年前，飞碟不是经常出现在地球上空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邝天林重新在沙发上坐下，说：“现在，全世界报纸上也不少报导飞碟。”

“它到底是什么东西？”

“你看下去吧。”

飞碟在我们的视野里变大了。现在，已经可以清晰地看到它是一个扁扁的圆形。我说不上它有多大——对天上飞的物体，是不容易估计它的大小的。我们在争论，有的说它就象一个街心花园那么大；有的说，它不过比一个车轱辘稍为大一些。你看，人的眼睛的判断力就有这么大的差别！关于它的形状，也有争论。刘松擎就楞说，它象两个盛菜的碟子合在一起，下面还伸出三根细长的腿。可是我怎么也看不出它有什么“腿”，倒是它的顶上有一

个圆锥形的突起。总之，它就是这么一个谁也说不清它的确切形状和大小的东西。我们盼望它飞得近一些，好让我们看得更清楚一些。唉，我们这些傻子，傻瓜地球人……

“为什么要说——地球人？”庾新翎的声音里，透露出深深的惊恐和不安。“难道……”

邝天林的脸色十分严峻。他只是轻声劝着：“读下去吧，没有多少了！”

飞碟突然停止不动了。它离我们还很远，我目测了一下，水平距离大约是三公里，而它的飞行高度，据我看也不过一公里。我清楚地看到了：它是淡绿色的，就象十分嫩的青草那样绿，但是它似乎周身罩着一团淡淡的烟雾。它定在空中不动，可是那团烟雾在晃动。不过这一点我是注意到了：它没有窗子，一个也没有！如果它是某种飞行器的话，那末，它很可能是通过电视来观察外界的情况的。总之，它悬在那儿，一动也不动，大约有七、八分钟。然后，在众目睽睽之下，它突然折转一个锐角，飞走了！

飞碟的来临在我们全船引起了骚动。我们在这个下午和晚上一直在热烈谈论着。我记得，过去我们有的所谓科学家，是根本否认有飞碟这种东西存在的。他们没有看见过飞碟，却一口咬定，这不过是一种大气光学现象，或者是一团什么昆虫，或者干脆出于人们的幻觉。叫这些人来看看！我们船上六十多人，大家一点儿也不怀疑：这是一种飞行器，一种神秘的飞行器。大家还扯得很远。有不少人认为它是从地球以外的宇宙空间某个星球飞来的，里面一定有奇形怪状的星球人。我们还十分惋惜，飞碟为什么不飞得近一点儿，好让我们仔细瞧瞧。

黄昏来临了，彩霞就象迎风招展的、猎猎的旗帜，映得天边一派血红。我们的“海远号”已经驶进东经 $160^{\circ}23'47''$ 、南纬 $28^{\circ}05'$

“记住这个经纬度！”邝天林意味深长地指点着说。

庾新翎用一双茫然的眼睛瞪视了一下舅舅，低头又读下去了。

船上的人都听见了轻微的、金属撞击的声音。声音是从哪儿传出来的，我们不知道。船长还大声呵责着值班水手小赵，说他一定没有把锚具固定好。但是小赵分辩说，锚具是由自动化装置操纵的，根本和他没有关系。这时候，又有人喊起来了：“飞碟！”

我们都跑到甲板上，要在苍茫的夜色中看看这个神秘的家伙。但是什么都看不见了。天色昏暗，大块大块的乌云风驰电掣般掠过天空，海水翻腾起来了，大海露出它的全部獠牙，一些弯曲的弧线在海上飞舞，海在怒吼……

我觉得有点儿立不住脚。甲板仿佛逐渐离开我。我感觉得到这艘五万吨的大船在颤栗。什么地方有人惊叫起来：“哇！”

我抬头一望，空中有一道极强的绿色的闪光，就象一个球形闪电，跳跃着古怪的魔影。天呐！我还来不及多想，一个大浪袭来，我就失去了知觉……

庾新翎停止了阅读，嘎声问道：

“飞碟是超自然的怪物么？”

“唔，也许是……”邝天林犹疑地说。

我醒过来，发觉自己躺在一个布置得极其考究的房间里，一种柔和的光线笼罩着我。我睁开眼睛，有一个雪白的形体在我身旁活动着。他抬起头来。唔，这是一个十分怪异的脸庞，但无疑是人类的脸庞，只有眼睛不一样，他有三只眼睛……

如萌，这封信必须结束了。这是最后一个“催命娃娃”。要不，

我就失去发信的机会。

吻你，吻我们的孩子。

你的
家 全

庾新翎垂下了手。她让自己的眼泪毫不羞涩地倾泻而下，象两串晶莹的珠链。她的感情受到如此强烈的冲击，使她久久不能平复过来。

太阳西斜了。黯淡的秋日的太阳光，投射在这个顾长、俊美的少女的身躯上。她一动也不动，宛如一尊大理石的坐像。她的眼前浮现过童年生活的回忆。父亲，他是一个粗壮的汉子，有着老水手那种豪爽、粗犷的气质。他的力气很大，庾新翎的弟弟新翎长到十岁，父亲还能一手揽住他的腰，毫不费力地把他举起来。父亲当了十年水手，又当了十年厨师。一回家，厨房整天都是烟雾缭绕的，食物的香气把楼道都塞满了。邻居们开玩笑说：庾师傅回来，我们闻也闻个饱！母亲却不同，她纤弱，多病，她是一个小学教师，每天都是精疲力尽地回到家，再忙新翎姊弟的生活，真够她受的！也许她就是这么累病了。

这个家，在庾新翎记忆中，它是安静的，和睦的，同时也有点儿冷清。每次父亲出海回来，对于这个家庭来说，都是重大的节日。但是父亲十分怀念海洋，在家呆的日子长了，他总是带着姊弟俩出去，沿着珠江长堤走来走去，深情地说：“江水流呀流，流进了大海……”

“海远号”遇难的消息，带给这个家庭以巨大的悲痛。妈妈也从此一病不起。但是谁能想到，亲爱的爸爸还活着，在某处

大洋下面，在那些三只眼睛的“人”中间……

邝天林站在外甥女儿面前，同情地瞅着她。

“我该怎么办呢？”庾新翎煞住自己的思想，茫无目的地问。

“你爸爸为了写这一封信，等待时机，等了十年。”邝天林用一种严肃的声调说。

“我真不能想象这十年间他是怎么过的！”庾新翎凄然说。“在大洋底下，”她又看了一下信，“‘在这个巨大的海底洞窟里’，那真是外星球人栖居的地方吗？”

邝天林没有回答，他陷在自己的思路里。

“看来，‘催命娃娃’是这海底洞窟跟地球表面的我们这个世界的唯一联系。他们制造这种玩偶，不知赋予它一种什么魔力，让它在海面漂流，给看见它的人带来灾难。新翎，我记得，百慕大三角的故事里，同样也有这种玩偶……”

“那个魔三角吗？”

“是的。不过那是北大西洋，而‘海远号’失事的海域是南太平洋……还有飞碟！”

“飞碟真的是从其他星球上飞来的吗？”庾新翎低声问道。

邝天林迟疑着。“不知道。”他又补充一句，“也许你爸爸知道得更多，不过他来不及说。无论如何，要去找你爸爸。”

他凝视着庾新翎。

“你看，我们报告给远洋轮船公司，好吗？”

庾新翎点了点头。

“把信给我。”邝天林站起身来。“等我的电话，也许过一

两天就有消息的。对了，你和新翊通个长途电话，把这事情告诉他。我走了！别胡思乱想。我们一定想办法把你爸爸救回来。”

三 两个青年人

庾新翎在日本名古屋大学读电子工程，已经将近一年了。他刚好二十岁，比他姊姊长得还要秀气，眉梢额角间却又带着一股英锐之气。这天晚上，他接到姊姊的电话，简直就象晴天打响一个霹雳！他好久没弄清楚发生了什么事。庾新翎在电话里足足和他谈了五十分钟，他总算明白了：爸爸还活着，在南太平洋底的某处，等着他们前去救援。他还絮絮追问：这个漂浮在海面上的玩偶是什么东西？什么人会长着三只眼？为什么爸爸能在海底下长时间生活？诸如此类的问题，姊姊一点儿也说不清楚。姊姊说，过几天把爸爸来信的复印件寄给他，叫他不要焦急，等她下一次电话。

放下电话，庾新翎感到天和地陡然发生了变化。他周围，是安静的大学的校园，飞碟，催命娃娃，咆哮的大海，沉没的轮船，海底下的洞窟，跟这儿的一切相距是多么遥远啊！

庾新翎从小就十分聪明，头脑也冷静，因此他是少数高中刚毕业就选送到外国留学的学生之一。但是这回，这个年轻的、冷静的头脑变得完全纷乱了。他茫然不知所从地走着。天刚黑，校园里亮起了灯。图书馆、教室、宿舍的灯也一盏接一盏地亮了起来。这一盏盏灯似乎在他眼前晃动。他抬起头，望着夏夜的灿烂的星空。噢，为什么此刻没有一个飞碟出